

山水有神韻—王士禛的山水詩(上)： 遊歷與山水

黃雅歆*

摘 要

清初詩人王士禛山水詩數量眾多，於《漁洋山人精華錄》中所見即有六百多首，十分可觀。身為當朝進士的王士禛，山水詩中去除了遺民詩人「國破山河在」的荒涼與悲壯，使山水詩之內容更加開闊。除此之外，並配合其「神韻說」之詩歌審美主張，以詩作體現詩論，對清初山水詩的發展深具影響。

本題之論述以王士禛幾個遊歷階段為基礎，分論其山水詩之內容與特色。內容包括：一、揚州宦遊—沖淡清麗的「神韻」山水。二、蜀地紀行——雄奇豪放的神韻「別調」。三、南海風光——嶺南山水新視野。四、其他遊歷經驗與山水詩。

關鍵詞：王士禛、山水詩、清詩

* 黃雅歆：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副教授

投稿收件日：93 年 3 月 29 日；修正日：93 年 6 月 10 日；接受日：93 年 6 月 15 日

山水有神韻—王士禛的山水詩(上)： 遊歷與山水

黃雅歆*

壹、前言

清王朝經過順治時期的初創，終於在康熙時期消除台灣的明鄭勢力之後，確立了版圖，無論是在政治或文化上也漸趨於穩定的局面。此時詩人，如宋琬（1614-1673）、查慎行（1650-1727）、王士禛（1634-1711）、施閏章（1619-1683）等人，雖生於明朝，但在清代成長、受教育、考試、走入仕途，身上沒有喪亂的陰影，沒有政治立場的困惑，更無侍奉二朝的壓力。他們既非遺民、不會成為「貳臣」，在王朝的認同上也沒有問題，所為詩歌與詩論正可代表清初氣象。

其中引領康熙詩壇的王士禛，匯聚有清以來詩人對詩歌創作的主張，加以反省與開創，提出「神韻」之說，成為清初以來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詩論。王士禛「神韻說」中，以唐代王、孟、韋、柳自然詩之淡遠閒適作為楷模，提供了一種詩歌審美的標準，並以詩作體現詩論，留下大量山水詩，對清初山水詩的發展深具影響。

王士禛山水詩數量眾多，幾乎過詩作之半，多集中於《過江集》、《入吳集》、《蜀道集》、《南海集》等。今於《漁洋山人精華錄》中所見即有六百多首，十分可觀。這些豐富的山水詩當然來自於豐富的遊歷經驗。王士禛為清順治年間進士，歷任揚州推官、禮部員外郎、國子監祭酒，後累官至刑部尚書；並曾奉命典試四川、祭告南海，官運可謂亨通。最後則因宛平縣民薛應元申冤案被免職，返回新城故居¹。顧炎武、屈大均等遺民詩人為反清事業縱游南北，王士禛則因宦遊而遍歷名山勝水，雖然所經之地多有相同之處，面對山水之詠嘆心情卻大為不同。身為當朝進士的王士禛，山水詩中去除了遺民詩人「國破山河在」的荒涼與

* 黃雅歆：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副教授

¹ 見《清史列傳》卷九。（王鍾翰點校，中華書局出版，頁 657）

悲壯，而使山水詩之內容更加開闊。

以下依據《王士禎年譜》²將王士禎重要的遊歷經驗繫年如下：

順治十三年(23 歲)	春與徐東癡同遊長白山。 四月，省伯兄於東萊。觀海於蠡勺亭。
順治十四年(24 歲)	八月，遊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
順治十六年(26 歲)	謁選得江南揚州推官。
順治十七年(27 歲)	三月，赴揚州到官。 冬至常州。登京口三山。
順治十八年(28 歲)	在揚州。 春至蘇州，過無錫，登惠山，歸復有事於江寧。 三月，有事金陵。居秦淮邀笛步。 冬赴淮安覽社湖。
康熙元年(29 歲)	在揚州。 是歲有事江陰，登君山。歸過丹陽，登觀音山，臨曲阿後湖。
康熙四年(32 歲)	春有事如寧，修楔冒辟疆水繪園。 有事於江寧，訪月見律師於花山。 離開揚州，至禮部，任提督兩館。
康熙五年(33 歲)	暫返里。 過青州，冬如京師
康熙十一年(39 歲)	在戶部。正月遊西山。 六月，奉命典西川鄉試（得詩三百五十篇，為《蜀道集》）
康熙十二年(40 歲)	居廬。
康熙二十三年(51 歲)	十一月，奉命祭告南海（有詩三百篇，為《南海集》）。
康熙二十四年(52 歲)	元旦，謁五祖山。 二月，抵廣州，入南海神廟。 四月，過肇慶，登七星巖，遊廬山。
康熙二十五年(53 歲)	居廬。
康熙二十七年(55 歲)	赴京師。（有《北征日記》）
康熙三十五年(63 歲)	奉命祭告長白山、五嶽、四瀆及歷代帝王陵寢、孔子闕里。

據上表整理所見，可知王士禎除了未出仕前於家鄉山東的遊歷外，有四次重

²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引自《王士禎年譜》，王士禎撰，孫言誠點校，中華書局出版，北京新華書店發行。

要的宦遊經驗，其一為身為揚州推官的五年時光，其次為奉命典試四川，再者為奉命祭告南海，以及奉命祭告西嶽四瀆等地。任揚州推官時，王士禛遊歷了江寧、常州、蘇州（即今日江、浙一帶）等地；入蜀時則親身走過蜀道，拜訪前朝詩人故地，遊歷朝天峽、龍門閣、五丁峽、華山等天下絕險；奉命祭告南海時更趁機走覽了閩、粵山水，如七星巖、大庾嶺、羚羊峽、粵秀山等。江南風光的柔美、蜀道的艱險，以及嶺南地形的特出雋秀，王士禛都實在的經歷過了，這使他較諸其他詩人有更充分的條件來寫山水詩，而山水詩也正好是神韻說詩論的最好體現。

關於王士禛的「神韻說」，歷來研究清初詩論者多有所論，或探析其詩歌審美內容，或論其詩畫合一，或言其尊盛唐之風及與明前後七子之關係，各有所見。「神韻說」的探究可成一家言，非本論文重點所在，唯王士禛言：「夫詩之為物，恆與山澤近，與朝市遠。觀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約得江山之助，寫田園之趣者什居六七。」（〈東渚詩集序〉），由「與山澤近」、「得江山之助」之語，可知其神韻說所論詩歌，殆即山水田園詩。據此，亦可明白王士禛詩作中多為山水詩之故。所以，要討論王士禛的山水詩，勢必與神韻說之詩歌理論合觀，始能掌握詩人看待山水景物的審美角度與內涵。

本題之完整論述有二：其一以王士禛幾個遊歷階段為基礎，分論其山水詩之內容與特色；其二以其「神韻說」之體現為重點，述其山水詩之風格展現。唯因篇幅所限，此處先呈現第一部分之論述。

又，本文所用王士禛詩作，皆引自齊魯書社出版之《漁洋精華錄集注》，文內不再標示出處。

貳、揚州宦遊—沖淡清麗的「神韻」山水

順治十六年，王士禛二十六歲，謁選得江南揚州推官，因此來到了揚州，一直到三十二歲、康熙四年才離開揚州，至禮部任職。在這五年時間，王士禛利用地利之便，宦遊了江南各地，特別是金陵舊城以及江、浙等三國時吳地之所在，幾乎歷遍了所有的山水名勝。此期山水詩無論懷古、記遊、寫景、寄贈或送別，都有著清麗淡遠的風格。形式則以五、七言近體為多，亦有少數古體詩。

一、山水史景

揚州一帶除景色優美之外，自三國、南朝以來多存歷史遺跡，因此詩人身歷此景多有懷古、詠史之作，即使是以展現山水之姿為主體的山水詩亦不例外。南京曾為明朝故都，因此清初之明遺民詩人所寫南京山水詩多半寄慨遙深，山水亦同染悲憤之情。然而，若說遺民詩人的精神是活在前代的，王士禛就是活在當下、「現代」的詩人，所以他雖在此處留下許多懷古之作，但看待歷史的態度，只是一種後人對前代歷史的追思和感懷，以及過去種種「到此總結」的心情。所以，沒有「改朝換代」的切身之痛與觸景傷情，甚且流露出一新朝代的盛世氣象。

以顧炎武等人登過的燕子磯為例，不同於遺民詩人念及故都的情感包袱，王士禛用晉室南遷之史事滄桑做為山水的背景，寫來雲淡風輕，如〈曉雨復登燕子磯絕頂〉：

岷濤萬里望中收，振策危磯最上頭。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
永嘉南渡人皆盡，建業西風水自流。灑酒重悲天塹險，浴鳧飛鷺滿汀洲。

燕子磯為南京附近的名勝，自古即為人們登高攬勝之所。此詩首二句一方面寫攀登過程中俯望萬里江濤盡收眼底的壯闊，一方面則寫扶策前進、仰望絕頂的高險。一下一上，詩中視野隨之開展。三、四二句未直接刻畫吳地景物之細貌，而營造幽遠的意境，正是雨天渲染朦朧之況，無怪乎王士禛自言此句得「神韻天然不可湊泊者」³。此詩後半嵌入晉室南遷的歷史。永嘉以後，晉室南遷，定都於建業。詩人在此稱南京為「建業」，運用舊名引出此地曾有的歷史，雖不明言，但寓人文內涵於景物之中，意態已明。同樣的，末二句詩人所悲「天塹之險」，一方面扣住當地地形特色，一方面亦遙指天塹地形之險在朝代更替之際所扮演的關鍵角色⁴，將「無情」的地理形勢與「有情」的人文歷史緊密的結合起來，所以

³ 《漁洋詩話》：「律句有神韻天然不可湊泊者，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李太虛『節過白露猶餘熟，秋到黃州始解涼』；程孟陽『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是也。余昔登燕子磯，有句云『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或亦庶幾耳。」（《清詩話》上，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86）

⁴ 《三藩紀事本末》：「順治二年五月八日，大兵抵江潁。九日昧爽，煙霧蔽江，乃縛芻置木筏上，順流而下，以給京口兵；而大兵潛從龍潭竹塢渡。十日，馬士英猶有『長江天塹』之對；十一日，都城陷。」（《叢書集成三編·九十九冊》，頁 944，新文豐出版社）

歷此自然山水就不只是走覽觀光的心情而已。就整首詩來看，雖然王士禛說「灑酒重悲天塹險」，此悲或可指稱為明朝滅亡而感嘆⁵，但隨後則以「浴鳧飛鷺滿汀洲」做結，此句化用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之句⁶，彷彿將歷史的滄桑歸於歷史，眼前天地最終仍歸於平靜悠然。王士禛運用這些遺留下來的歷史變遷，做為燕子磯的背景，使山水詩的意境深遠，情感的涉入則點到為止，故清淡而不濃烈。

這樣的山水懷古詩在王士禛山水詩中為數眾多，而揚州時期更特別有著雲淡風輕的風格，殆因王士禛此時初踏入仕途，堪稱一帆風順，既無前朝包袱又正值青少，人生歷練並不豐富，加上神韻說主張清麗沖淡、意在言外的詩歌理念，使得此期懷古山水詩多著意在景物意境的點染，對於歷史人事似乎缺少了真切的體認。

此類作品除上舉詩之外，諸如〈雨後觀音門渡江〉、〈登金山二首〉、〈毗林歸舟〉、〈潤州懷古二首〉、〈五人墓〉、〈登光福塔望穹窿靈岩諸山懷古〉、〈登觀音閣眺望〉、〈江陰何明府邀登君山〉、〈潤州曉度用皇甫冉萬歲樓韻〉、〈秦郵雜詩六首〉、〈渡江中流作〉等皆是。茲再舉〈雨後觀音門渡江〉為例：

飽挂輕帆趁暮晴，寒江依約落潮平。吳山帶雨參差沒，楚火沿流次第生。
名士尚傳揮扇渡，踏歌終怨石頭城。南朝無限傷心史，惆悵秦淮玉笛聲。

此首仍是王士禛以史寫景的山水詩典型，前半段寫雨景的迷濛及江岸燈火，後半則引出晉顧榮以白羽扇退敵之史事，襯出又名石頭城的南京城地形之險固，再用「南朝無限傷心史」增添了山水景物的人文歷史色彩。然而就如同〈曉雨復登燕子磯絕頂〉一樣，詩人雖然說是「傷心史」，但隨即又化為眼前的一片「惆悵玉笛聲」，歷史的滄桑讓人心生漣漪輕蕩般的淡淡哀愁，留給後人一種「旁觀者」式的歛噓。綜觀全詩，或可發現後半段的懷古不管是「怨」或是「傷心」、「惆悵」，與其說是詩人對改朝換代的悲痛，不如說是為了配合前半部「落潮」、「楚火」、「吳山帶雨」等迷茫感傷的雨天情境，使人文歷史與客觀景物氣氛得以相映。也可以說，王士禛其實是在利用人文歷史做為營造山水美的助手。又如同〈毗陵歸舟〉一首，幾乎句句嵌入史事人物，但卻只是嵌入，並無意發之感嘆⁷，反而藉

⁵ 見前註所引《三藩紀事本末》所載明末史事。頁 933—985。

⁶ 見杜甫〈涪城縣香積寺官閣〉詩。

⁷ 錄詩如下：「泊船西蠡河，解纜東城路。涼月淡孤舟，遙村隱紅樹。杳杳暮歸人，悠悠渡江去。」（《漁洋精華錄集注》，齊魯書社出版，頁 119）

此營造了山川水境的人文氣質。

除了以上以史寫景（題目無「懷古」之名）的山水懷古之作外，王士禛在一些以懷古為題的山水詩中（如題目即標明懷古的〈潤州懷古二首〉、詩中明白言及「懷古仍登海岳樓」的〈登金山二首〉等），多有一種「今人笑談前古事」的豪爽，茲舉〈登金山二首〉之一如下：

振衣直上江天閣，懷古仍登海岳樓。三楚風濤杯底合，九江雲物坐中收。
石簾落照翻孤影，玉帶山門訪舊游。我醉吟詩最高頂，蛟龍驚起暮潮秋。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吳國舊地，以及南京等歷史遺跡，都在「三楚」之地；秦併天下，擁有揚州之地⁸，則為「九江」；詩人登高臨望，景物連同史事一併收入眼底，於是杯中盡有「三楚風濤」，懷中盡覽「九江雲物」，山川澎湃，萬千豪情。「石簾」與「玉帶」二句，用郭璞與蘇軾之事典（晉游仙詩人郭璞墓位於金山之前，即石簾；蘇軾則在赴杭州過江蘇潤州時有一段與禪師對話的韻事⁹），王士禛藉此寫景，點染了超然物外的山水情趣。最後他在高頂吟詩醉飲，胸懷灑落。

另如〈潤州懷古二首〉之一：

楚雲直下大江流，鐵甕城高落木秋。宋帝南徐猶作鎮，蕭公北顧更名樓。
江山勝跡留三國，海道烽煙動五州。見說孫盧西犯日，青燐白浪使人愁。

寫秋天的潤州，楚天平闊，大江縱流，落木蕭蕭。詩以潤州的歷史沿革，帶入南朝宋、梁二帝之事¹⁰，以及三國吳之遺跡，配合秋天景致，形成蒼茫氣氛，

⁸ 《晉書·文苑傳》：「伏滔《正淮篇》：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秦併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四部備要·史部》，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⁹ 《焦氏說郛·卷三》：「蘇長公赴杭過潤，佛印正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曰：「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置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遂取衲裙相報。公有一絕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片事風流，輝映千古。」（《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莊嚴文化出版社，頁50）

¹⁰ 《宋書·州郡志》：「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為南兗州，江南為南徐州，治京口。」吳大帝原本都穆陵，以京口為重鎮，宋文帝因之。（《四部備要·史部·宋書》卷三五，頁7，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南史·梁武帝紀》：「大同十年，帝幸京口城北固樓，因改名北顧。」（《四部備要·史部·南史》卷七，頁7，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成為全詩的主體。最後則用晉時孫恩的造反暗指鄭成功自海上攻陷鎮江一事¹¹，並表達自己對此事的憂心。

由此可見王士禎「撫今思古」的感觸和遺民詩人的心意剛好相反，遺民詩人以感嘆或緬懷故國江山來砥礪自己推翻清朝，王士禎則以「當朝」眼光，將明鄭餘支類同為歷史的叛將，憂慮患之不除。足見一方之所欲存者，恰好是一方之所欲去之者。這種「清初當朝詩人」的特質，並顯露於山水詩中的「盛世」之音。如〈京江夜雪〉：

揚子津邊揚片席，暮角聲傳京口驛。北風一夜江上寒，鴻鶴山頭雪幾尺。
去年曾上春秋樓，蘆花楓葉當清秋。何當踏雪三山頂，第一江山萬里流。

京江即揚子江，此詩寫揚子江冬夜落雪之景，暮角聲聲，配合著寒夜氣息，分外淒冷，然江上夜風與山頂白雪在沈默的寒夜裡相呼應，則呈現雪夜的美感。「去年」二句寫去年秋天才到此處的情景，秋景和冬夜一樣動人，詩人於是想起應當登上三山，親身體驗被梁武帝稱為「天下第一江山」的京口勝景。這第一江山雖是梁武帝先書¹²，但詩人以「第一江山萬里流」作為結語，作為一名「盛世」詩人的氣勢與朝廷的榮景已不言而喻了。除此之外，如〈海門歌〉的「我願此山障江海，七閩百粵為堤防。作歌大醉臥岩石，起看江月流清光。」之句，亦有相同的氣勢。

二、山水寄贈

王士禎揚州山水詩酬酢之作不多¹³，以寄贈送別而言，對象多為方外佛道高士、親人兄長，以及少數官場的朋友，而無論是送別、思念，或以山水寄情等，同樣都有著清淡幽遠的風格。試舉〈夜雨題寒山寺寄

¹¹ 《晉書·列傳第七十》：「孫恩，琅琊人。父泰，為王道子所誅。恩逃於海，聚合亡命，自海攻上虞。因襲會稽，字號征東將軍。誅殺異己，戮及嬰孩。恩死，眾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四部備要·史部》卷三五，頁14、15，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鄭成功於順治十六年六月攻陷鎮江府。

¹² 明·張萊《京口三山志》：「北固樓在江南絕頂，梁天監中，武帝御書『天下第一江山』六字，揭於楣。今門榜六字，宋淮東路總管延陵吳琚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莊嚴文化出版社，頁110）

¹³ 王士禎本不耐於酬唱應和。《漁洋詩話》：「蕭子顯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歸；早雁初驚，花開花落。有來斯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王士源序孟浩然詩云：『每有創作，佇興而就。』余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嘗為人強作，亦不耐為和韻詩也。」（《清詩話》上，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83）

西樵禮吉二首〉如下：

日暮東塘正落潮，孤篷泊處雨瀟瀟。疏鐘夜火寒山寺，記過吳楓第幾橋？

(之一)

楓葉蕭蕭水驛空，離居千里悵難同。十年舊約江南夢，獨聽寒山半夜鐘。

(之二)

東塘在楓橋之東，寒山寺則在楓橋旁，此處因唐詩人張繼〈楓橋夜泊〉之作而知名。王士禛同樣夜泊至此，並題壁寒山寺，其中過程可由惠棟註詩引《陳檢討集》中窺知：「舟泊楓橋，過寒山寺。因憶昔年阮亭先生入吳，夜已曠黑，風雨雜遝，阮亭攝衣著屐，列炬登岸，徑上寺門，題詩二絕而去，一時以爲狂。」¹⁴從這段後人的追述中，可知爲風流雅事一椿。在夜間冒著風雨攀登，只爲題詩便揚長而去，十足疏狂姿態，無怪乎人評此詩曰：「全是林下人風氣，不似宦遊人。」¹⁵而縱覽此詩，第一首著重於氣氛的營造，只用「孤蓬」點出自己的孤單，並用「日暮」「雨瀟瀟」等情境，更加上夜半鐘聲的忽隱忽現，喚出心中的思念愁緒。第二首便將分離惆悵的心情托出，「楓葉蕭蕭」呼應著前首「雨瀟瀟」，「獨聽」鐘聲呼應著前首「孤蓬」夜泊，以景襯情，幽思橫生。

至於寄贈方外之士的山水詩，就更加展現了清逸之風。如〈寄竹林寺諸道人〉一首：

瀟灑城南寺，亭亭千竹林。澗流殘雪積，春氣遠江陰。

石壁窗中直，梅花臘後深。戴公山下路，扶病憶登臨。

惠棟引《國雅》註評曰：「上句工，下句遠。」¹⁶觀覽此詩前半，十分細緻的寫出竹林寺的景貌，尤其是「澗流」二句頗工，將冬春交接之際，雖有春水，寒氣仍盛，澗水夾雜殘雪而出的景象妥貼寫出。後半則由景寄情，拖著病體，從窗外望見臘月冬梅，不禁憶起竹林寺的種種，以及往日登臨的時光，而寄詩予寺中諸位道人，情意深遠。

京口附近有招隱山，當中有招隱寺，爲晉處士戴顓故宅¹⁷，竹林寺則在招

¹⁴ 《漁洋精華錄集注》，齊魯書社，頁 146。

¹⁵ 見惠棟註引《國雅》評。(《漁洋精華錄集注》，齊魯書社，頁 147)

¹⁶ 《漁洋精華錄集注》，齊魯書社，頁 200。

¹⁷ 都穆《游名山記·卷四·招隱山》：「離黃鶴山西南行三里，抵招隱山，以晉處士戴顓所居得名。」(《叢書集成三編·九十冊》，新文豐出版社，頁 315)

隱寺附近。王士禛《居易錄》曾描述自己在招隱山一帶遊歷的經過：「順治庚子冬在揚州，病起，以公事渡江往毗陵，與京口別駕程昆侖，同游金、焦、北固及鶴林、招隱、竹林寺、海岳庵等名勝。有《過江集》。」¹⁸這期間留下不少山水詩，如〈招隱寺〉、〈自招隱寺登夾山入竹林寺〉、〈竹林寺〉、〈林皋和尚塔院觀林公泉〉、〈焦山曉送昆侖還京口〉等皆是。而也許是因所游山川寺院之特質，使這些山水詩多充滿著隱逸之風，更與神韻說之清遠特質相得益彰。此再舉〈竹林寺〉一首為例：

迢迢夾山道，幽幽竹林寺。林公辟山處，泉澗饒古意。
鐘磬聞諸天，花藥覆平地。森梢萬竿竹，煙景滿空翠。
慈鳥識禪心，清猿起愁思。平生江海情，蕭然但高寄。
回首禮白雲，何時謝塵累？

林公即林皋禪師。明崇禎年間曾在竹林寺構築草蓬獨居二年，期間鑿挖泉水、建闢山林，留有林公泉、祖師塔等名勝。

此詩前八句寫竹林寺清景，首先點出竹林寺與林公的淵源，接著寫景。「鐘磬」以下四句用禪鐘縈耳、花藥鋪地、森森竿竹，以及山色空翠如煙，從聲音、視覺與氣氛上讓整個自然空間有著閒逸清靈之氣，令人心靈空淨而平和，以便接續著「慈鳥」以下的禪機領悟、反省自俗世招惹的愁思，進而生起曠然高遠的隱逸情懷。詩人透過山水景物的描寫，替代禪機的描述，使自然山川透過與人心的互動，發揮了洗滌的功效。

三、山水記遊

王士禛在揚州宦遊的時光中，以記遊為主題、展現山水之美的作品不少，其中最知名的當屬〈真州絕句五首〉。王士禛厲行神韻說主張，追求清麗、自然、含蓄、意在言外的詩歌境界，而〈真州絕句五首〉便是被後世學者認為最能展現此神韻說風格的山水詩作之一¹⁹。錄詩如下：

揚州西去是真州，河水清清江水流。斜日估帆相次泊，笛聲遙起暮江樓。

¹⁸ 見《筆記小說大觀》十五編，八冊，新興書局出版，頁4740。

¹⁹ 余冠英主編《中國古代山水鑑賞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023。金啓華、臧維熙編注《古代山水詩一百首》，周懋昌〈著手成春，盡得風流——王士禛《真州絕句》（其四）評賞〉一文等，皆有相同的意見。

(之一)

白沙江頭春日時，江花江草望參差。行人記得曾游地，長板橋南舊酒旗。

(之二)

曉上江樓最上層，去帆婀娜意難勝。白沙亭下潮千尺，直送離心到秣陵。

(之三)

江岸多是釣人居，柳陌菱塘一帶疏。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

(之四)

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煙。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吊柳屯田？

(之五)

真州在揚州西南（今江蘇省儀徵縣），位於長江北岸。此組詩第一首點出真州地理位置以及詩人來到此地的時間，並概述眼前景致；第二首寫江邊花草與商家；第三首寫登高所見之江中景色；第四首寫傍晚江邊之漁市風光；第五首寫清明時節，於柳永墓前之憑弔心情。五首風格皆明麗清遠，有筆下實際之景，亦有筆外想像之情，虛實相合，而得神韻之旨，尤其是第四首，特別為人所稱頌。首句寫出此處人文特質：為漁人聚居之處，做為後文的呼應；第二句則寫江岸景致，柳陌、菱塘疏落有致的分佈著；第三句說出當地最美好的時刻就在風停息之後的傍晚；末句以當地的名產：鱸魚，襯著江邊一片紅色樹林上市的意象做結。

縱覽此詩，分明是一幅色彩鮮明、人文意涵豐富的江南圖象，有動（漁民生活與漁市之動）、有靜（柳陌菱塘，日斜風定），有虛（想像漁家之捕魚，魚市的熱鬧）、有實（兩岸風光與日暮紅霞），有濃（夕陽紅光）、有淡（初春的柳陌疏淡），特別是詩末二句，因為「日斜」黃昏，故當有紅霞滿天，所以有之後的「半江紅樹」，而「風定」之後，江水無波，當能如鏡般映出兩岸柳色與霞影紅樹，二句所寫，景色情調俱美，故江南常有人依此作畫。

再看第三首。前二句寫詩人登上高樓最高層俯望長江，看見離真州而去的帆影點點，姿態婀娜，但離情難堪。後二句寫白沙亭下千尺潮水，源源不絕，正如離人之思一路隨著江水抵達秣陵。字面所見為登高俯望真州江岸之種種景致，字面之外則蘊離人愁思於江水景物之間，用筆清淡柔美，情意卻深濃無限。

除〈真州絕句五首〉之外，〈青山〉、〈再過露筋祠〉、〈即目〉²⁰、〈冶春絕句十二首〉等，都是揚州時期王士禛山水名篇。茲再舉〈青山〉一首：

²⁰ 此據雍正本「紅豆齋」刻惠棟《漁洋山人精華訓纂》題作〈即目〉，王士禛《香祖筆記》則作〈江上〉。

晨雨過青山，漠漠寒煙織。不見秣陵城，坐愛秋江色。

此詩寫於王士禎二十七歲到揚州任官的期間。他自己對這首短短小詩頗為自得，說此詩是「一時佇興之言，知味外味者，當自得之」²¹。詩中之「青山」位於揚州儀徵縣西南，由於南臨長江，山色長青，故名之²²。詩寫詩人在秋晨雨後過青山，只見帶著水氣的山色煙翠霧橫，交織如幕，無法望見秣陵古城，便坐下來賞玩秋江顏色。詩人對青山的描寫從大處落筆，不寫近景，沒有特寫，色彩清淡，省淨而單純；在情感上，雖不能望見秣陵城，卻能悠然平和，轉而靜賞秋江之美，獨坐而安詳，使整首山水呈現閒適悠然的情調，也反映了王士禎「性愛山水」的個性。王士禎所謂的「味外味」，應該就在於這超妙的神趣，與含蓄幽長的韻味，雖然只是首小詩，亦為其詩論之體現，故為王士禎所重視。

又看〈即目〉：

蕭條秋雨夕，蒼茫楚江晦。時見一舟行，濛濛水雲外。

首二句寫出景物與氣候變化的交互相應，因為是下雨的秋天傍晚，氣氛顯得蕭條，所以使長江瀰漫一片蒼茫晦暗，形成淒冷的意象。後二句寫詩人即目所見江上之景，一葉孤舟漸行漸遠，消失在水雲交接迷茫的遠方。整首詩的意境彷彿詩中所寫氣候一般，含蓄而令人充滿遐想。王英志評此詩曾說：「讀者的思緒彷彿追隨著小船遠去，在遐想品味中去體悟詩的“味外味”即其神韻之所在，從而得到一種審美享受。」²³這首「一時佇興之言」的小詩，確能代表王士禎神韻說之精神，彷彿不經意、不說破，山川帶點距離、充滿意象，言有盡而想像空間無窮。

²¹ 王士禎《香祖筆記》：「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磨得隨同一關捩。觀王、裴《輞川集》及祖詠《終南殘雪》詩，雖鈍根初機，亦能頓悟。予少時在揚州亦有數作，如：『微雨過青山，漠漠寒煙織。不見秣陵城，坐愛秋江色。』（〈青山〉）『蕭條秋雨夕，蒼茫楚江晦。時見一舟行，濛濛水雲外。』（〈江上〉）『雨後明月來，照見下山路。人語隔溪煙，借問停舟處。』（〈惠山下鄒流漪過訪〉）『山堂振法鼓，江月挂寒樹。遙送江南人，雞鳴峭帆去。』（〈焦山曉起送昆侖還京口〉）又在京師有詩云：『凌晨出西郭，招提過微雨。日出不逢人，滿院風鈴雨。』（〈早至天寧寺〉）皆一時佇興之言，知味外味者，當自得之。」（見《筆記小說大觀續編·第九冊·香祖筆記卷二》，新興書局，頁5378）

²² 見《揚州府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十三冊·揚州府志·卷一》中國書店出版，頁44）。又李少雍在《中國古代山水詩鑑賞辭典》（余冠英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021）評注言：青山即現今南京市東南的青龍山。而秣陵城故址也是在今南京市內。

²³ 見《中國古代山水詩鑑賞辭典》頁1025。余冠英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

除此之外，另有組詩〈冶春絕句十二首〉。王士禛於詩前小序中說道：「同茂林之前輩，杜于皇、孫豹人、張祖望、程穆倩、孫無言、許力臣師六，修楔紅橋，酒間賦冶春詩。」在康熙四年春天，王士禛曾至如皋縣，修楔冒辟疆水繪園，留詩有〈上巳辟疆招同邵潛夫陳其年修楔水繪園八首〉、〈再泛水繪園看月作二首〉等，〈冶春絕句十二首〉亦當作於此時。

王士禛寫水繪園春景，包括東風、春雨、桃花、海棠、翠嶺，紅橋柳樹、畫船衣香，歷史遺跡、仙人神話等等，將景物人文融於清麗筆端，故使「一時名士皆屬和」²⁴。可見此詩之引人矚目，茲錄其中二首如下：

今年東風太狡猾，弄晴作雨遣春來。江梅一夜落紅雪，便有夭桃無數開。

（其一）

當年鐵炮壓城開，折戟沉沙長野苔。梅花嶺畔青青草，閑送游人騎馬回。

（其十）

其一寫初春時節氣候的不定，忽晴忽雨，乍暖還寒。特別是後二句以梅花落如紅雪，換上了枝頭桃花展豔，彷彿大地一瞬間轉換了新衣，不論意象與色彩的安排都十分精彩。第十首則以歷史遺跡作背景，展現自然山水在參與了慘烈戰事之後，經時光淘洗與沈澱，在今日呈現出安和閒適的面貌。梅花嶺原是史可法力抗清兵不成後的衣冠塚所在，然王士禛並不為此段史事哀嘆，而有走過歷史般的悠閒情緒。

參、蜀地紀行——雄奇豪放的「別調」

康熙十一年六月，王士禛三十九歲，奉命典四川鄉試，這是他第一次來到蜀地，行經秦楚棧道，同行者共有四十二人。康熙三十五年，王士禛六十三歲，奉命祭告五嶽、四瀆，又經過棧道來到漢中之地。在這二次蜀地漫遊裡，王士禛沿途留下許多詩文日記，如前所述包括《蜀道驛程記》、《秦蜀驛程後記》、《隴蜀餘聞》等，以及近五百首詩作，數量甚多。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此二次的漫遊經歷不同於在揚州的宦遊，由於遊歷大半江山，所見山川之壯美，景物之奇絕，使

²⁴ 王士禛《居易錄》：「予首唱〈冶春〉詩，一時名士皆屬和。」（見《筆記小說大觀》十五編，八冊，新興書局出版，頁 4738）

之眼界大開，雖有神韻說清淡幽遠的風格要求，王士禎此期山水詩仍有雄奇豪放的表現，因此有學者將之稱為「別調」：「王士禎山水詩的主體或曰“正聲”，乃是根據神韻說審美要求而創作的詩，即以典雅修飾的語言、沖淡清遠的風格、含蓄空靈的意境，描寫自然山水的畫境或禪境，抒發對自然山水的審美感悟，或借山水嘆逝憂生、懷親思友，或寄託閒適之情、禪悅之趣。……但是整體考察王士禎山水詩，亦不盡是沖淡清遠一路。……特別是王士禎早年以及“入蜀後詩，多蒼健沈鬱”（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完全可劃入陽剛壯美的審美範疇，與神韻山水詩之“正聲”相比，此乃王士禎山水詩之“別調”，二者適成鮮明的對照。」²⁵姑不論「別調」之說是否適當，王士禎蜀地所作山水詩確有別於講求神韻之山水詩意境柔緩、缺乏氣勢的表現。由此或可見自然山川衝擊人心的原始力量是無法被任何一種創作理論所侷限的。

王士禎蜀地山水詩中有許多長篇紀行之作，寫所經之嶺、關、峽、江水等山川樣貌，風格近於杜甫，包括了〈鳳嶺〉、〈柴關嶺〉、〈馬鞍嶺〉、〈觀音碕〉、〈七盤嶺〉、〈五丁峽〉、〈夜至黃壩驛短歌〉、〈龍門閣〉、〈朝天峽〉、〈桔伯江〉、〈天柱山〉、〈登高望山絕頂望峨眉三江作歌〉、〈登蝦蟆碚〉等皆是。這些篇章描寫所歷山川險峻奇絕之貌，記錄真實、氣勢雄偉，彷彿以攝影鏡頭紀行，成為珍貴的地理資料。看〈朝天峽〉一首：

朝登嘉陵舟，日出羌水赤。履險倦鞍馬，即次亦稱適。
黝黝雙峽來，突見巨靈跼。嶄岩無寸膚，青冥厲雙翮。
陰厓積龍蛻，跳波畏鯨擲。往往壓人頂，駭此欲崩石。
洞穴峽半開，兵氣尚狼籍。蛇豕據成都，置戍當險阨。
至今三十年，白骨滿梓益。流民近稍歸，天意厭兵革。
會見賓盧人，燒畬開确磳。慷慨一扣舷，浩歌感今昔。
風便黎州城，茫茫波濤白。

朝天峽在四川省廣元縣，路徑十分險絕，王士禎從甘肅羌水乘舟進入四川，寫下嘉陵江兩岸奇景，他在《蜀道驛程記》說：「船過朝天峽，兩峽各高數十丈，削立如關門。石壁上有巨洞，云是獻賊（張獻忠）所鑿，可容萬夫。壁下近水多石孔，昔人懸崖架棧於此。」²⁶與此詩合觀，更可想見當地地形實況。詩人運用

²⁵ 見王英志〈王士禎山水詩之“別調”〉一文，《古典文學知識》1996年5月。

²⁶ 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128冊》，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317。

生動的比喻，描繪出朝天峽的神奇面貌。從首句開始到「駭此欲崩石」止，彷彿峽中巨石、水波、山壁出其不意的當面襲來，令人無法喘息。「洞穴」以下則帶入張獻忠據蜀自立之事，以烽火戰事寫此地險惡。

同樣在四川廣元縣的龍門閣，地勢更為驚險。石壁平滑陡峭，毫無立足之處，只能勉強鑿洞架木，懸空行走其上，想像其畫面便足驚心動魄了。看王士禛在〈龍門閣〉中所述：

眾山如連鼇，突兀上龍背。鱗鬣中怒張，風雨晝晦昧。
出爪作之而，神奇始何代。亂水趨嘉陵，波濤勢交匯。
萬壑爭一門，雷霆走其內。直跨背上行，四顧氣什倍。
夕陽下岷峨，天彭光破碎。咫尺劍門關，益州此絕塞。

.....

詩人顯然是被此雄峻山川震懾住了，故或虛擬或夸飾或想像的運筆，描繪大自然令人歎為觀止的險峻與神妙。先用神話「龍伯國人一釣六鼇」的典故²⁷，謂山勢連綿不絕；又以神龍在山，寫氣候之變幻莫測；充滿想像，以顯神奇之處。接著寫嘉陵江的湍急，水勢洶湧，奔騰入峽，互不相讓，聲如雷霆，氣勢萬鈞。連夕陽霞光到了龍門閣也不得不支離破碎，點點散在山谷之間。

王士禛寫蜀道山川，氣魄宏偉，蒼勁有力，除以上二首之外，如〈柴關嶺〉寫怪石嶙峋：「斜徑中槎牙，幽篁四森布。大石立當關，勢如猛虎踞。世無飛將軍，磨牙爾何怒。蛟龍喜昵近，氣奪生憂懼。怪鳥時一啼，聞聲不知處。黑江遠瀕洞，萬瀑齊奔赴。」〈夜至黃壩驛短歌〉則寫夜景之詭譎怪奇：「氐道森沉十日雨，石林冥冥斷行旅。洪濤般地四山動，百折盤渦噤難語。前有蝮蛇後豺虎，紅鶴哀號奮毛羽。」又寫〈登蝦蟆碚〉的驚險：「江風吹笠冷毛發，峽雲挾雨鳴船舷。大索瓶盞貯飛雪，旋去屐齒窮危巔。」諸如此類，皆十分精彩，後人亦能從詩人的筆下得到豐富的想像，從而有身歷其境之感。

除了這些長篇紀行詩之外，王士禛此期留下最多的仍是五、七言律詩，當中雖仍以講求神韻之清麗風格為主，但是配合著自然景觀的改變，雄奇蒼茫者亦不在少數。如果說神韻山水詩承繼唐王、孟、韋、柳的精神，入蜀後而有的蒼健沈鬱則兼取杜甫、蘇軾之風。《蜀道集》中如〈晚登夔府東城樓望八陣圖〉、〈登白帝城〉、〈虎跳驛〉、〈涂山絕頂眺望〉等皆為其代表作。茲舉〈登白帝城〉如下：

²⁷ 《列子·湯問》：「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

赤甲白鹽相向生，丹青絕壁鬥崢嶸。千江一線虎須口，萬里孤帆魚復城。
躍馬雄圖餘壘跡，臥龍遺廟枕潮聲。飛樓直上聞哀角，落日濤頭氣不平。

白帝城就是魚復城，位在四川白帝山上，面臨長江。詩人站在白帝城上，眺望赤甲、白鹽兩山對峙，又見虎須灘口江水激湍，而一葉孤帆正飛馳過城，地勢顯要，歷歷如繪。如此壯闊山水勾起詩人懷古幽情，一方面思及公孫述在此「躍馬而稱帝」（左思〈蜀都賦〉），而今只剩一些遺跡，一方面則思及孔明高枕臥龍山²⁸上，俯聽潮聲，評斷歷史人物的高下不言而喻。詩人接著直上飛樓，正好遇見落日狂濤，想像夕陽紅霞渲染江上波濤的景象，在豪宕之氣外亦有無限「神韻」盎然。

楊際昌《國朝詩話》中曾列舉不少王士禎《蜀道集》中「有魄力」的佳句，起句有如：「浮雲收渭北，初日照終南。」（〈遇仙橋即事〉），「險絕古陳倉，停車落日黃。」（〈寶雞縣〉），「十月雲陽縣，千崖石氣青。」（〈雲陽縣〉），「扁舟天上落，回首望灘高。」（〈抵彝陵州〉）等；聯句有如：「遠天吳岳影，斜日渭川流。」（〈寶雞道中〉），「千峰圍邸閣，一線望中原。」（〈鳳縣〉），「蠻江吹積雨，急峽束盤渦。」（〈蒼溪縣〉），「秋風吹劍外，客鬢老巴西。」（〈閬中感興〉）等；結句有如：「鳳雲今寂寞，江漢自波瀾。」（〈漢臺〉），「大荒飛鳥外，眼底盡姚州。」（〈天柱山絕頂望見岷山作〉），「岷江流不盡，西望一沾襟。」（〈隆中〉）等；蒼茫雄渾，確實有著杜甫夔州詩風²⁹。唯王士禎因為奉命典試而來到四川，非因戰亂、貶抑，或不得志，故應無身世之痛，因此，山水詩中的蒼茫沈鬱當完全來自於原始山水與歷史陳跡所造成詩人心靈的震撼與感應，提供了一種山水審美的內涵，而與杜甫來自於身世之痛的沈鬱不同。

雖然如此，詩人隻身在外，歷經荒茫險峻之地，不免生出思鄉的孤涼心情，而與景物相互投射。茲看〈昭化夜泊〉：

淅淅風欺枕，明明月入船。三巴空有淚，獨夜不成眠。
流宕魚鳧國，淒其鴻雁天。故國梅信早，歸去逼殘年。

三巴所指為永寧、固陵、巴郡，俱為蜀地，詩人夜泊此處，夜風襲來，明月

²⁸ 《方輿勝覽》：「臥龍山在奉節縣。有諸葛武侯祠及寺觀，有泉極清冷。」（宋本《方輿勝覽》，祝穆編，祝洙補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499）

²⁹ 以上借用王英志〈王士禎山水詩之「別調」〉一文中所引，《古典文學知識》1996年5月。

靜好，牽動著離鄉遊子的心，因而無法成眠。接著又借用古詩〈豔歌行〉「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之典，加上魚鳧王成仙的神話³⁰，強化了下旬「淒其鴻雁天」的意象。王士禎親自來到原為南蠻的蜀地，接受險惡山川的震撼，在困苦的行路中，分外能體會千古以來流宕此地者心情的悲苦與思懷，看〈蒼溪縣〉一首：

萬里行難到，三秋雁不過。蠻江吹積雨，急峽束盤渦。
綿谷青山遠，賓人白弩多。泛舟思杜老，漂泊意如何。

王士禎先寫行路之難，不僅地處荒涼，「三秋雁不過」，而且氣候惡劣，峽急多水渦，根本是他從而未有的經歷，又加上惡虎猛獸的威脅³¹，人若流宕至此難免有「自棄」的心態，那麼曾流寓夔州的杜甫該會是如何的心情，於是他問杜甫，也是在問自己：「漂泊意如何」呢？再看〈合江縣〉：

縉部蠻荒水，東南裂地來。江臨巴子閣，山倚少岷開。
故國音書絕，天涯老鬢催。渝歌聲太苦，中夜起徘徊。

此詩同樣是以客途的辛苦，模擬了流宕此地旅人的心酸。「故國音書絕」、「天涯老鬢催」指的應該不是自己³²，而是曾身處蠻荒的前人，故國音訊遙遠，彷彿就要終老此生，對於心懷耿忠如杜甫等人，又是情何以堪？王士禎感同身受，所以「渝歌」聽來充滿苦味，中夜徘徊無法成眠。

以內容來說，描述行路艱險的紀行之作是蜀地山水詩的獨特內容，然以懷古、寄贈為主題之山水詩也仍然存在著。同樣的，這些具陽剛壯美風格的山水詩雖是王士禎山水詩中較為特殊的部份，值得注意（故為筆者所強調），但並不表示這就是王士禎蜀地山水詩的唯一「主流」，就數量來說，具沖淡、清靈、含蓄風格的神韻山水詩為數仍多。如〈敘州鎖江亭晚眺〉：

望望朱提路，夕陽千萬山。落霞明極浦，飛鳥近南蠻。

³⁰ 《華陽國志》：「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於湔。」（《華陽國志校補圖註》，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18）

³¹ 《後漢書·南蠻傳》：「秦昭王時，白虎為害，募國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夷人，能作白竹弩，登樓射殺白虎。」

³² 王士禎因奉旨典試四川故來到蜀地，經合江縣，夜泊後隨即離開，並留有〈合江早發〉一首：「放溜殘更里，熹微霽色閑。鴉飛符縣北，日出少岷山。眾水當渝會，扁舟下瀨還。客心爭歲暮，猶自滯烏蠻。」充滿了閑逸的氣氛。（《漁洋精華錄集注》，齊魯出版社，頁700）

城角旌竿直，江亭鐵鎖閑。郁姑臺咫尺，煙靄畫圖間。

朱提山在敘州府城西五十里，鎖江亦位於敘州，兩岸大石屹立，昔人因置鐵縲，橫截其處。郁姑臺則在敘州北二里，相傳為宋楊仙遇仙子郁姑之處。王士禎《蜀道驛程記》記載：「登鎖江亭，遙望落霞、孤鶩、城堞，歷歷在蒼山暮靄間。」³³王士禎此詩從一開始便塑造了一幅畫境，遙望遠方浴於夕陽紅暉中的山路、水鳥飛掠映著霞光的水面，閑靜安詳。接著加入人文景觀，城角的旌旗向上直立，鎖岩的鐵鍊在下閒置，這些都是眺望所得之遠景，而近在咫尺的郁姑臺，亦因煙靄圍繞，充滿了朦朧的畫境。詩中不寫景物細貌，而用遠景、煙靄形成了一種距離美，充滿臆想的空間。又如〈晨起渡江登五峰過北岩寺〉：

江郭曉煙合，攜琴來五峰。水容青滑笏，山態碧玲瓏。

雲樹孤城外，風帆小市東。香林回望好，下界一空濛。

王士禎《蜀道驛程記》載：「初六日，晨起，與兩生登五峰。泛小舟，由海觀渡資江。舟中四眺，晨曦掩靄，煙雲卷舒；遠近諸山，濃淡出沒；江樓水市，漁浦風帆，歷歷可數。……至山麓，輿而上，兩生騎從。」³⁴又云：「小市居人百餘家，負山映江，蔬畦竹園，蒼翠彌望。昔盛時，為商舶輻輳之所。」對照此詩，閑適悠然之境盡生。浴著早晨的煙嵐，攜琴登峰，意態風雅。「水容」、「山態」二句則皆以美玉比山翠，一說水質青綠滑潤，如拂過玉笏一般，又說山色巧妙，如碧玉玲瓏；充分顯示晨曉的光彩。「雲樹」、「風帆」二句一靜一動，寫眺望所見之景，末句言「下界一空濛」，言有盡而意無窮。

除此之外，另有些山水詩如〈漢嘉竹枝五首〉、〈西陵竹枝四首〉等用白描手法，明麗自然，少用典故，畫面亦美。茲舉二首為例如下：

龍游城郭碧玻璃，西望三峨曉黛滋。分取三江作明鏡，鏡中各自照峨眉。

（〈漢嘉竹枝五首〉之一）

峽江三月櫓聲齊，扣拍哀歌高復低。十二碕邊初起汕，日斜還過下牢溪。

（〈西陵竹枝四首〉之二）

「龍游」詩以碧玉般的玻璃形容水色平靜清碧，又以峨眉黛綠來形容山色，這些都是極其普通而生活化的比喻，然其後二句寫出峨眉三峰隔有三江，各取倒

³³ 同註 26，頁 325。

³⁴ 同註 26，頁 326。

影的奇特景象，則顯出一種自然的趣味。

「峽江」詩寫過江時所見當地特殊風情。由於荆門十二碛十分險惡³⁵，船隻無法行走，必須「結木如巢，承之以簣，沉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漁人謂之車浮」³⁶，這就是「汕」。而在當地風俗中，十二碛以上、下牢溪以下，是於每年三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起汕，船伕必須相率扣拍而歌，聲音悲愴慷慨，就能多獵漁獲。這景況若非親身經歷是無從知曉的。王士禛身歷此境，深有所感，故留下此詩。短短四句以白描手法寫出時間、地理位置、以及哀歌齊發的景況，並以夕陽西下為襯映，提供了一幅充滿生命力的美麗畫面。

肆、南海風光——嶺南山水新視野

康熙二十三年，王士禛五十一歲，奉命祭告南海，於康熙二十三年來到廣州，入南海神廟，並謁五祖山，遊歷廣東名勝山水，包括彈子磯、觀音巖、白雲山、越秀山、羚羊峽、七星巖、湞陽峽、大庾嶺。這段時期他留詩三百篇，是為《南海集》，並有《南來志》、《廣州遊覽小志》等，記錄了南海遊歷的過程。

清初詩人中，由於屈大均為廣東人，對家鄉景物自然十分熟悉，然因其一生大半時光都在遊歷南北，結交志士，約僅少年與晚年時期長居故鄉，因此留下的廣東山水詩於其山水詩中比例不算多，又，在內容上雖描述了廣東山水，但所涉之處殆只家鄉周圍，情感上亦較濃烈而主觀。王士禛則不同，他因為奉旨祭告南海，浩浩蕩蕩的南下廣州，繼蜀地之行後又再度的擴展了視野，在心情則為客觀遊歷的態度，因此就山水詩而言，王士禛所留廣東山水詩無論寫景或述懷，內容都較屈大均全面而豐富，其中又以描寫廣東奇特山水風貌者佔大多數，如〈韶石〉、〈彈子磯〉、〈觀音巖〉、〈峽山飛來寺〉、〈半山亭〉、〈南海神祠〉、〈羚羊峽〉、〈七星巖〉、〈重遊飛來寺〉、〈大廟峽〉、〈雨入湞陽峽〉、〈湞陽峽〉、〈歸度大庾嶺〉等。由於兩廣地形與中原地區大不相同，以今日地質分類觀之，絕大多數屬石灰岩地形，就景觀來看，有石灰岩洞穴、石鐘乳、石柱等特殊美景。王士禛來到此地，不僅有不同於蜀地的視覺驚奇，也豐富了山水詩中的審美經驗。在風格上，浪漫神妙者有之、清麗優雅者有之，如蜀地雄奇陽剛之長篇山水古詩者亦有之。

³⁵ 陸游《入蜀記》：「荆門十二碛，皆高崖絕壁，巖岩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見陳文新譯注《日記四種·入蜀記》，湖北辭書出版社，頁 141）

³⁶ 見蘇轍《樂城集·車浮詩敘》（曾棗莊、馬德富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12）。

茲舉〈南海神祠〉一首：

茫茫百粵間，眾水歸扶胥。下匯波羅江，日夜相灌輸。
嵯峨兩虎門，衛此陽侯居。神宮壓滄溟，潮汐在階除。
我駕萬斛舟，乘風但斯須。飛廉送旌麾，龍伯為前驅。
百靈何蜿蜒，穹龜與長魚。將命肅牲醴，來格神所愉。
振衣浴日亭，遙見三足鳥。咫尺躡樊桐，覽彼天帝都。

此詩為王士禎祭告南海神所寫，配合著祭告的任務以及神祠特有的屬性，運用神話典故寫景觀之妙。南海祠廟在廣東東南，面對波羅江，波羅江由眾水匯集而成，水勢洶湧，浩浩湯湯。此詩從「茫茫」句到「潮汐」八句，先寫祠廟所在之地理位置，在百粵眾水間，波濤日夜灌輸，又有大小虎山海中相望，形成虎頭門之險，捍衛著海神所居之處³⁷，八句寫來氣勢恢宏。「飛廉」以下四句則以神物飛廉、龍伯國，以及眾仙人、海神所統之眾魚龜等，描述海上狂風、煙霧迷茫，眾魚踴躍的壯觀場面。飛廉即風伯，能「駕乘龍雲，假疾風之力」³⁸；龍伯國則傳說位於昆崙山北方，國人高三十丈³⁹，可活至一萬八千歲；至於百靈，就是眾仙；王士禎此處以神話景物的簇擁襯托出海神的神威。雖無正面寫南海神廟之具體景觀，然神韻已出。「將命」以下二句寫祭告南海神之敬肅態度，「振衣」句至最後則寫詩人立足神廟眺望所見之景：右方的浴日亭，為觀日佳處，而樊桐仙山彷彿近在咫尺，讓人能登高一覽天帝之都。詩人於此處將視野拉開，把南海神廟置入全景中，又以昆崙仙境做結，不僅呼應神廟屬性，又營造了浪漫遐想之境。

而如〈觀音巖〉、〈七星巖〉等詩則針對廣州石灰岩特殊山水面貌而出，由於石灰岩洞穴所造就的奇景原本即令人歎為觀止（直至今日仍為人們所稱嘆），來自中原的王士禎自亦驚奇不已，他運用了巧妙的比喻極力向世人傳遞當地的絕景。看〈觀音巖〉：

粵山無寸膚，斯岩益屢屨。其下蟠水府，其上排雲霓。
洞穴豁天半，十丈臨江涯。騎危躡虛空，險絕緣鉤梯。

³⁷ 《楚辭·九章·哀郢》：「凌陽侯之汜濫兮。」王逸註曰：「陽侯，大波之神。」（洪興祖《楚辭補注》，漢京出版社，頁134）此詩所指即為南海神。

³⁸ 《楚辭·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王逸註曰：「飛廉，風伯也。……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后。」（同前書，頁28）

³⁹ 《列子·湯問》：「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武山之所，……至扶義、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白日忽晝晦，疑逢魍與魎。金獸佩腰間，火鈴前後隨。
 蝙蝠如白鴉，鐘乳皆倒垂。罽毼掩洞門，狡獪神所為。
 暗瀑響陰壑，尋丈安可知！灑落深潭中，如弩齊發機。
 佛座雲霧生，濛濛沾人衣。遠江上明月，闌干拂參旗。
 歸舟意倘悅，絕景誰能追！

由於同屬南方的台灣在野柳、墾丁一帶亦屬石灰岩地形，因此筆者讀此詩所寫之境感受分外真實。首句「粵山」至「險絕」八句，明確寫出了石灰岩地形的表徵。由於地質疏鬆無法儲水，表面無法附生植物，因此所有石灰岩山壁都是光禿禿的，加上易於風化侵蝕，山形更顯巉刻陡峭，故王士禛言「無寸膚」，又言「益厖厖」，是巧妙的比喻亦為真實狀況。因為土質蓄水力不良，水份往下滲透，形成洞穴、以及鐘乳石等碳酸鈣結晶，造成美麗的地底世界。石灰岩洞有大有小，小可容身，大可如宮殿，洞底石柱飽含水氣，若有光線照射則顯出晶瑩輝煌的效果。然不論石灰岩山壁或洞穴全屬自然生成，陡峭詭曲，人們若要爬岩或入洞都十分險困。因此王士禛要「騎危躡虛空，險絕緣鉤梯」。

「白日」至「濛濛」句則寫入洞情景。觀音巖洞規模頗大，屬已開發的石灰岩洞，內有階梯，又設佛座，王士禛在《南來志》中曾清楚的交代這次的遊程：「登觀音巖，峭壁俯江，拾級可五丈餘，有洞呀然開豁，中祠觀音大士，危欄架壑，左右石壁，束炬前導，三折至絕頂，下臨無地，巖巔鍾乳倒垂，下幕洞口。巖根復有一洞，深窈黝黑，水出其中，注江不絕。歸舟見新月，泊東江。」⁴⁰此段記載可與此詩合觀。「白日」二句寫初入洞時日光驟然暗去，潮濕陰森如有鬼魅出沒，所以要腰配金獸，手持火鈴等符物驅邪。由於石灰岩洞身處地底，人跡罕至，原本即蝙蝠蟲蛇棲息之處，除非如現代已經過人為開發成為觀光地點，否則進入洞穴觀賞美景之餘，必會遭遇這些生物。所以王士禛續言蝙蝠大如白鴉，還有鐘乳石懸掛，十分的寫實。除此之外，洞門煙霧成網，足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接著更深處又見另一洞，黑暗中只聞瀑聲淙淙，如萬箭齊發，聲勢驚人，不知深幾許！洞中觀音安然沈坐，絲毫不受干擾，然水氣濛濛圍繞著佛座，觀者亦沾衣。

以上寫觀音巖之地形地貌，描寫自然景觀的神妙奇景，彷彿夸飾卻又寫實，深具審美價值。然「遠江」句以下至最後四句則寫出洞後登船歸去時的感受。出

⁴⁰ 見註 26，頁 360。

洞時已入夜，「遠江」「明月」立刻將方才的幽邃詭曲區隔開來，進入了廣闊而靜謐的境地。彷彿經過千軍萬馬的洗禮後忽然的澄靜下來，留給人們無限沈思的空間。王士禎自己也為剛才的奇景失神不已，只能嘆「奇景誰能追」！

王士禎描述廣東石灰岩美景除了〈觀音巖〉之外，另有如〈七星巖〉：「岩竇鳴鼓鐘，石乳亂茅戟。往往鳥獸形，奇譎蕩驚魄。其旁兩洞天，豁豁幾年辟。水聲暗澎湃，時有蜿蜒跡。」寫石灰岩之奇石異狀十分傳神。七星巖「各自獨立」，「岩洞口出絕壁下，中有甬道相屬，左右有鐘鼓二石，漸入穹窿，如十間屋，天光穿漏，石級斜上，曰璇璣台，其上鐘乳倒垂，曰雙峰」⁴¹。如果曾去過台灣野柳、墾丁等地，見過「女王頭」、「燭台石」等石灰岩石，就更能體會王士禎筆下所謂「亂茅戟」、「鳥獸形」等石灰岩風光了。由於景觀獨有，王士禎一方面運用巧妙比喻寫景，一方面則運用想像夸飾的浪漫手法馳騁他對於此間山水的心靈激盪，達到審美的境界。他續寫七星巖：「云此龍所宮，終古雲霧積。沉沉抱珠睡，五嶺慳雨澤。吾欲割其耳，雨工起鞭策。坐使瀝湖盈，乘流挂帆席。」利用龍宮的神話、乖龍割耳⁴²、牧羊雨工⁴³的故事，鋪衍的氣候變化，最後畫面則停留在詩人乘船在水量充足的瀝湖上，順流而下的情境上，顯得輕盈而快意。

這些南海特殊景觀的書寫成為王士禎此期山水詩較值得注意的部份，除此之外，登臨懷古或隨著拜訪山林寺院而得禪修妙境之作，以及南海風光的閑適清幽等，亦占有份量。略舉〈乙丑元旦雪中謁五祖山二首〉之二如下：

寶界琉璃淨，名香篤耨熏。堂開數峰雪，目盡九江雲。
優鉢花時現，頻伽鳥竟聞。躊躇下山路，楓葉正紛紛。

五祖山在廣東黃梅縣，為禪宗五祖大滿禪師道場所在。由於親臨佛家聖地，王士禎寫此山水深富禪意。寶界、琉璃、優曇鉢花、頻伽鳥等都出自佛經用語。詩前半寫出五祖山的清淨，並以空氣中滿溢松脂篤耨香的嗅覺感受，道出「松萬

⁴¹ 見王士禎《北歸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28 冊》，莊嚴文化出版社，頁 364)

⁴²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世言乖龍苦於行雨，而多竄匿，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內，若曠野之間，無處逃匿，及入牛角而牧童之身，往往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源流出版社，頁 169)

馮贇《雲仙散錄》：「《琴莊美事》云：『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
⁴³ 《異聞集·柳毅》：「(柳毅)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為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見《舊小說·乙集》商務印書館出版，頁 672)

株」的情景，而堂門開啓便是遠處覆雪山峰迎面撲來，視線極處則是九江風雲，山川水意盡入五祖山，令人想見言外之景，餘意無窮。詩之後半以優花⁴⁴出現、頻伽⁴⁵鳥啼鳴比喻自己忽悟佛理，當他躊躇著走下山時，兩旁楓葉正繽紛落下。詩人最後留下一幅充滿禪機的清澄美景，平和而引人思量。

王士禛登五祖、四祖山所留山水詩除此之外尚有〈下五祖山〉、〈早發黃梅過東禪寺〉、〈濯港〉等，諸如「野梅香破半溪水，翠羽一雙相背飛」(〈下五祖山〉)、「水邊孤寺半煙篠，郭外樹峰空雪雲」(〈早發黃梅過東禪寺〉)之句，山水景物都沾染著淡然空靈的氣息。

伍、其他遊歷經驗與山水詩

王士禛未仕前在故鄉山東的遊歷，以及從廣東經江西、湖南、安徽、山東、河北北歸時，還有六十三歲奉命祭告長白山、五嶽、四瀆之際都留下不少山水詩，其中數量較多的要屬廬山詩。廬山為江西名勝，常為清初詩人行止所在（如屈大均、顧炎武等人都留有廬山詩）。康熙十二年，王士禛典試四川後居廬山二年，康熙二十四年祭告南海神後遊廬山，直到二十七年才離開赴京，由此可見王士禛對廬山的鍾愛，所留下的廬山山水詩亦有十餘首之多，包括〈望廬山〉、〈入廬山口號四絕句〉、〈自錦繡峰下至東林寺〉、〈虎溪橋回望西林寺〉、〈萬杉寺〉、〈與孫豹人周星公往白鹿洞次回流山〉、〈初入五老峰謁白鹿洞呈湯佐平先生〉、〈自白鹿洞至三峽澗〉、〈三峽橋〉、〈玉淵潭〉、〈栖賢寺〉、〈開先瀑布〉、〈招隱橋〉、〈萬竹寺〉、〈佛印松〉、〈南唐元宗讀書臺〉、〈青玉峽〉、〈寄題三疊泉〉等，幾乎涵括了廬山的名景寺院。其中〈望廬山〉一首寫出廬山的全貌：

看山宜雪後，五老況相要。絕頂霾雲霧，諸峰出沕寥。
陰陽殊向背，呂楚接風潮。急瀑來三峽，名僧問六朝。
客程兼水石，行色借漁樵。磨衲堪終老，彭城枉賜貂。

⁴⁴ 惠棟注引《法華經》：「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漁洋精華錄集注》齊魯出版社，頁1277）

⁴⁵ 《阿彌陀經》：「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

題名「望」廬山，一方面介紹並詮釋廬山的美，一方面告訴人們該如何遊覽廬山最好。詩之前半說遊山時間要選在下雪之後最佳，可看見綿延的五老峰，峰頂雲霧縹緲，自山間穿梭，而山陰山陽景色不同。後半則指出三峽澗、六朝僧、釋惠叡等廬山自然與人文景觀，並藉此表現詩人對廬山美景的體會。此詩為詩人對廬山的總覽，可作為廬山詩的開端。之後詩作有寫廬山泉瀑激湍勝景，或寫山境清幽閑雅者。前者如〈三峽橋〉：「石激水斯怒，水橫石逾壯。水石終古爭，怪奇紛萬狀。日射金井潭，濺沫出橋上。日光散清紅，雨絲亂飄揚。」寫橋下三峽澗水石相激之狀，怪石嶙峋，甚為奇特。而日光照射在金井潭上，水沫將浴著日光飛濺橋上，雨絲亦在光影中紛飛，想像人站在橋上，置身此金光水色中，畫面何等精彩豐富。又如寫〈開先瀑布〉⁴⁶：「神龍擘空冥，峴沓雙峽開。青天露鱗甲，白晝行風雷。峽隘不能逞，掉尾揚其顙。」將瀑布比成龍，形容其神出鬼沒之狀，彷彿有神蹟。

寫廬山清景者以絕句居多，在短短篇幅中，不重山水形貌，而以意境的表現為主，如〈南唐元宗讀書臺〉：「猶存讀書臺，不見升元閣。寂寂青桂花，岩間自開落。」寫南唐後主李煜讀書臺舊址，今日人去事異，空留此臺，末二句頗有王維〈辛夷塢〉：「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味道，十分空寧。再舉〈佛印松〉為例：「印公手植松，挺若舟千斛。山空孤月明，傳聲亂飛瀑。」佛印松指的是開先寺前的夾道松，為佛印了元禪師住持開先寺時，手植之松，大有十圍，蒼翠鬱然⁴⁷。王士禎寫松，也寫整個山景。順應著佛印松的背景，營造了月夜的空寂寧和，特別是「山空」二句，以靜態的月明柔光，對應著夜裡飛瀑傳響，更增添了空谷回音之感。

王士禎在江西除廬山詩之外，尚有不少山水佳作，其中絕句〈江上〉（吳頭楚尾路如何）一首，更是王士禎山水詩之代表作：

吳頭楚尾路如何？煙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滿林黃葉雁聲多。

吳頭楚尾指今江西省北部，春秋時為吳、楚兩國交接之地，故稱「吳頭

⁴⁶ 王士禎《北歸志》：「（開先寺）西即青玉硤，瀑布出雙劍峰，經黃岩，如白龍奮迅，怒不可遏。劈峽三折而下注於龍池，砰訇殷鑘，崖谷飛動。文與可謂開先瀑布不可量其高遠，信然。」（《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28冊》，莊嚴文化出版社，頁368）

⁴⁷ 王士禎《北歸志》：「由西陽橋折而西二里許，至開先寺，夾道松大皆數圍，曰佛印松。」（同前書，頁368）

楚尾」⁴⁸。王士禛由此渡江，面對眼前景而有所感，故發而為詩。此詩首句使用反詰語氣，並且點出地點所在。詩人渡江之前不知前路如何，是寫眼前事，也感嘆人生路。但是他並未明說內心的感嘆，而藉由下句之「煙雨秋深」一片朦朧，江水黯淡，影射了自己的心境。後二句則寫渡江所見景致，亦婉約道出渡江感受，用語精煉而含蓄。時序深秋，已有寒意，然又於夜間渡江，亦遇上漲潮，已令人感受到陣陣寒意；而對岸卻又是滿林黃葉與雁聲鳴啼，更添蕭索氣象。詩人並未明言心意所在，然山水自可言語。王士禛用意不在介紹吳頭楚尾的客觀景物，而是不斷的透過自己對山水景物的感受：煙雨、暗波、寒潮、黃葉、雁聲等，加起來就是一幅淒清的山水畫面，這畫面其實就是詩人內心圖像的投射。至於王士禛內心的感傷因何而起並未明說，但或許也不重要，只在山水詩中留下足以令人體味無窮的餘韻，就是「神韻說」的要旨。以眼前景興會寄情，使此詩成為王士禛山水的佳作。

除江西之外，王士禛書寫故鄉山東的山水詩為數亦不少。遊歷故鄉山水，心情多半平和閑逸，在情感上亦多依戀，譬如〈楊家砦〉、〈石梁〉、〈柳庵〉、〈柳庵西方丈夜坐〉、〈女郎山〉、〈嘯園雜題八首〉、〈故關〉、〈春城堆〉等詩，都有故鄉山水的清明靜好。其中〈楊家砦〉一首更可明顯看出他對故鄉的心意：

詰曲皆紅泉，縱橫半白石。石映月明時，泉喧風雨夕。
愛此故鄉山，臨流布瑤席。

王士禛《北歸志》言：「六月十四日過楊家砦，群峰犬牙，一溪屢渡，溪中白石如玉，濺沫飛流，眾山皆響。」⁴⁹由此可略知楊家砦之自然形貌。而詩中「石映」、「泉喧」二句應即根據當地實景所寫，扣住「白石如玉」的特質，在視覺上以白石與月光相輝映，聽覺上用泉水喧嘩作為底襯，詩人將自己的審美心得化為文句，形成了另一個山水審美的空間。在此詩最後王士禛更不避諱的說出自己主觀的偏愛「故鄉山」，足以顯示人們心中有關山水的美感經驗，其實是充滿主觀成份的。再如〈峰山即事〉：

雨足煙村事不閑，家家驅犢出柴關。棗花香遍濃陰合，水碧沙明望峰山。

⁴⁸ 此處引用《中國古代山水詩鑑賞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026)

⁴⁹ 同註41，頁373。

峰山位於山東省，王士禎在雨後路過峰山下，因時因景，即事出之，寫山居風光，清新自然，有田園詩的味道，深富鄉土生活氣息。首二句寫雨後村事不閑，居民們都忙著驅著小牛出柴門。這場山間雨彷彿下出了生機蓬勃，因為下了雨，滋潤了大地，對農民而言是個喜訊，所以迫不及待的在雨停之後紛紛活動起來，短短二句刻畫了一幅動態而鮮活的圖象：忙碌而俐落的身影、活蹦亂跳的小牛，正是一幅農家樂！後二句筆鋒一轉，不寫居民驅犢而出後的結果，直接將動態轉為靜態，帶領讀者以嗅覺與視覺感受四周的氣氛：空氣中有棗花飄香、四處是綠樹濃蔭，又「水碧沙明」，青山綠水盡入眼簾。詩人就在這樣的情境下抬頭「望」峰山，並以此作結，表現了寄情山水，嚮往自然的心志與情懷。全詩不用典，用筆自然不夸飾，使用白描手法，與峰山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交融，有動有靜，聲色相錯，遠近、明暗參差，可謂句句入畫，情志寄託婉約，餘韻無窮，實為佳作。

王士禎故鄉山水詩中的寫景佳句頗多，諸如「一夜前山雨，千回石瀨深。空花春漠漠，仙梵午沉沉」（〈柳庵〉）、「木犀春半發，鼻觀定中聞。舉首見明月，西峰歸片雲」（〈柳庵西方丈夜坐〉）等，其中山水都散發著心情安穩，無事相擾的情調，令人閱之亦隨詩中山水進入祥和的境地。

陸、結語

依照遊歷經驗的不同，可得王士禎山水詩的幾個階段性特色：

（一）揚州宦遊期間所留下的山水詩數量頗多，在內容上包含了大量的山水懷古、寄贈，以及最能體現神韻詩論的山水記游、即目等山水詩。在風格上，則以雲淡風輕，清麗幽遠貫穿其作。

（二）兩次蜀地遊歷，成為王士禎人生之特殊經歷，不僅使他眼界大開，更於險惡山水別有體悟。顯現在山水詩上最重要的就是風格的變化，在神韻說的清麗空靈之外能有雄情蒼茫、充滿力度的表現。無論是長篇紀行或是五、七言近體，皆雄渾壯美，都是討論王士禎山水詩時不可忽略的。除此之外，孤涼的思歸情懷、蜀地山水閒適幽靜的一面，在王士禎筆下亦一一呈現，更有以白描手法所寫民歌如竹枝詞等，展現了蜀地山水詩的獨特與豐富。

（三）嶺南地區山水詩承繼著蜀地紀行寫景時的奇絕風格，將廣東獨有的山水景觀真實而富想像的傳遞出來，較值得注意的是為描述石灰岩洞穴以及特殊岩石、水流瀑布所造就的絕景，因為自然地形的差異，南海山水詩並無蜀地紀行的

驚駭艱險，而以精巧神妙替換了壯美風格。

由於王士禛一生順遂，生活的不如意甚少，心情上也沒有遺民詩人般的洶湧澎湃與矛盾衝突。他的遊歷經驗來自於任官期間的遊山玩水（如二十六歲任揚州推官五年間，遊遍了江蘇名勝；後奉命典試四川、祭告南海、祭告西岳時，皆藉機遊覽山川），不同於家國變故的沉痛，或民間疾苦的觀察，王士禛面對自然景物所呈現的是一種山水美的享受，以及自我人生境界的思索。如果說這太過耽溺於個人世界，是「小我」的情操，不符合詩言志的精神，或亦難以反駁，但從另一方面看，這卻為王士禛提供了一個山水審美的純粹環境，因為內心的平靜淡然，更能毫無旁礙的去發掘自然美的內涵，特別能對山水景物觀察入微，將稍縱即逝的片刻景觀，激發成深刻的心靈感受；配合著神韻說的體現（如前言所述，此處因篇幅受限而捨去，本論文將於第二部分續論），可使我們正視除了「言志」之外的詩歌藝術價值，不論是在山水詩、或在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發展上，都深具意義。

參考文獻

- 王士禛著/惠棟、金榮注（民 81）。**漁洋精華錄集注**。山東：齊魯出版社。
- 王夫之等（民 52）。**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鍾翰點校（民 77）。**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
- 王士禛撰、孫言誠點校（民 81）。**王士禛年譜**。北京：中華書局。
- 王士禛（民 63）。**香祖筆記**。（筆記小說大觀續編第九冊）。台北：新興書局。
- 王士禛（民 49）。**居易錄**。（筆記小說大觀第十五編第八冊）。台北：新興書局。
- 王士禛（民 84）。**蜀道驛程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
- 王士禛（民 84）。**北歸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
- 王英志（民 85）。王士禛山水詩之「別調」。古典文學知識，5，25-78。
- 余冠英主編（民 78）。**中國古代山水詩鑑賞辭典**。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 李延壽（民 54）。**南史**。台灣：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 沈約（民 54）。**宋書**。台灣：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 佚名（民 3）。**異聞集**。上海：商務印書館。
- 周懋昌（民 86）。著手成春，盡得風流—王士禛《真州絕句》其四評賞。古典文學知識（南京），1，42-43。
- 周焦編著（民 84）。**焦氏說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
- 金啓華、臧維熙編注（民 69）。**古代山水詩一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阿彌陀（民 84）。**四合經**。台北：佛經教育基金會。
- 屈原著/洪興祖補注（民 72）。**楚辭補注**。台北：漢京出版社。
- 范曄（民 54）。**後漢書**。台灣：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 唐太宗（民 54）。**晉書**。台灣：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 祝穆編/祝洙補訂（民 80）。**方輿勝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常璩撰/任乃強校注（76）。**華陽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孫光憲（民 72）。**北夢瑣言**。台北：源流出版社。
- 張湛注（民 74）。**列子**。北京：中華書局。
- 張萊（民 84）。**京口三山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
- 雷應元纂修（民 81）。**揚州府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十三冊**）。北京：中國書店。
- 都穆（民 88）。**游名山記**。（**叢書集成三編第九十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 陸游著/陳文新譯注（民 76）。**日記四種**。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
- 楊陸榮（民 88）。**三藩紀事本末**。（**叢書集成三編九十九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民 76）。**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The Landscape Poem of Wang Shyn-chen

Ya-hsin Huang^{*}

ABSTRACT

In this thesis, I try to analyse the features of Wang shyh-chen's landscape poem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tours to Yangchow, Si-Chuan, Nan-hai and the others in several phrases.

Key words: Wang shyh-chen, landscape poems, the Qing Dynasty

^{*} Ya-hsin 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Teachers College

